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进入长达八年的日据时期。随着岁月的变迁,当年日军留下的建筑所剩无几。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杨新华告诉记者,南京的日式建筑,最有名的是五台山的大庙小庙,“它们是日本人当年修建的神社,见证了日军侵华的历史。”

鲜为人知的是,除了五台山的大庙小庙,在南京理工大学校内,还有几栋日式建筑,“这几栋日式建筑,也修建于南京沦陷期间,由于藏身校内,外人很少知道,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就把它们漏掉了。”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南理工校内编号为367栋的平房,抗战期间曾是日军营房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摄

藏身南理工,这些神秘日式营房从哪来

现场寻访

四栋日式平房建筑藏身南理工校内

从南京理工大学位于胜利村路上的西门进去,沿着友谊路向东走大约700米,是友谊路和一号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右拐进入一号路,向前走大约90米,右手方向出现几栋平房,四栋日式建筑,就藏身其列。

从北向南,第一栋平房是青灰色外墙,屋顶覆有青瓦,房屋向南的一侧,走廊上方装有防晒、防水玻璃。这栋崭新的建筑,很显然新近经过维修。入口处悬挂的门牌显示,这里如今是“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继续向南走大约80米,右手边挂着367栋牌子的平房,也是刚刚出新过的样子。青砖青瓦,屋檐下一圈红漆,虽然崭新,但风格却相当老派。最引人注目的是,房屋北侧,有一条宽阔的走廊,走廊外侧是一排宽大的廊柱。站在走廊上,隔着百叶窗望进房间,内部也是新近装修的样子。据介绍,这里是南京理工大学格莱特纳米科技研究所的办公场所,也是中科院院士卢柯的工作室。上世纪80年代初,卢柯曾就读于南京理工大学,当时,这几栋平房曾经作为学生的教室。

紧接着367栋的,是368栋。368栋的长度、宽度、高度,屋顶的样式,都与367栋相仿。不过,368栋新近不曾翻修,外墙是斑驳的白色涂料。另外,368栋朝北的走廊被封了起来,成为一间狭长的房间,里面放着几件机器和打包好的一些物品。368栋外墙上的标示牌显示,这里如今是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

从368栋向南走大约90米,是一栋编号为370的平房。也就是南京理工大学校内留存的第四栋日式建筑。从这栋楼的建筑

式样看,它就像是368栋的孪生兄弟。目前,这里也是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办公场所。

据资料记载,如今的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办公楼、367栋、368栋、370栋这四栋平房,都是南京沦陷期间由日军修建的军营用房。几经翻修后,这些房屋外部装饰和内部装修及陈设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过,房屋的主结构还保留着当时的模样。

军营往事

南京理工大学位于孝陵卫,自明朝初年起,这里就是军队驻地。民国时期,这里一度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兵营。1937年12月,日军进驻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周边组织“清野抗战”“焦土抗战”。教导总队的孝陵卫营房被毁为废墟。日军占领南京后,在教导总队军营旧址上大兴土木,建起了营房。

老照片显示,日本皇子若官在孝陵卫观看日军部队演习

日军在孝陵卫修建营房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没有准确定论。不过,在南京理工大学工作的王虹铨先生根据一些资料,推测出一个大致的时间——1938年至1942年间。

王虹铨告诉记者,几年前,他曾看到台湾文史影像工作者秦风收藏的一张上世纪40年代的南京老照片,画面上,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陪同日本皇子若官观看日军部队演习。

“你看这张照片,远景是山峦绵延,左半部分中,远景有一栋低平而长的房屋,右半部分中,近景有多排规则的建筑物。通过影像对比,就会发现,远处山体绵延的形态和紫金山极其相似,而画面上中远景的房屋,与已拆

除的化学品库旧建筑的影像相当。再看近景中的多排规则建筑物,与日军营房区域遗留至今的日式建筑完全一致……”

根据孝陵卫地区的老人回忆,当时日本人盖的房屋,都是铁皮屋顶,一是他们要尽早完工,二是当时也没有地方烧瓦。目前尚存的四栋日式建筑,屋顶的瓦片,都是1954年以后翻建时加上去的。而从秦风收藏的老照片来看,当时的这些平房屋顶都十分平滑,没有覆盖瓦顶。

照片中的日军西尾寿造大将,曾参加过日俄战争,曾任关东军参谋长。1939年9月,日军大本营成立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西尾寿造被任命为司令官。西尾寿造的职责,一是统一指挥管内各地日军的侵略行动,二是配合汪精卫筹建伪政权。这张照片拍摄的背景是,1940年3月底,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典礼前后,日方大员密集南京,西尾寿造陪同皇子出现在孝陵卫军营,实际上也是典礼期间的活动。而从照片看,到1940年初,孝陵卫地区的日军军营已经具有一定规模。

实为日军士官学校,5年多时间培训近三万人

王虹铨先生从小生活在孝陵卫一带,对这里的环境和建筑非常熟悉,他曾著有《孝陵卫营房漫话》一书,其中有章节专门介绍日据时期的孝陵卫军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存的日据时期建筑格局看,当时的日军营房,以南京理工大学二号路为中轴线,房屋建筑集中在友谊河以南的区域。主要建筑分为办公区、营房区和辅助区,整个建筑群呈不完全的品字状。

日据时期,这里究竟驻扎过哪支日军部队呢?经过详细的考证,王虹铨先生认为,日据时期,

孝陵卫营房其实是一处初级士官训练机构。“这支部队的番号是‘荣字第1645部队’,正式称谓是‘中国派遣军南京下士官候补(者)队’,对外则称‘金陵部队’。”

南京下士官候补(者)队成立于1939年12月,由派遣军司令部的参谋副长铃木宗作少将兼任部部长,副部长小川伊佐雄中佐负责营建,建成3000人左右容量的营房。该部队下辖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等专业学员队。每期学员在1000-2300人,培训时间大约半年。从该队成立到战争结束的五年多时间里,金陵部队在这里培训军官、训练入伍新兵、军士、初级军官将近三万人。其中,1943年7月,因为人数增加,编制扩大,辎重兵队一度转移到卫岗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

在驻扎南京的日军诸多部队之中,金陵部队的地位相对较高,前三任部部长,都由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副长兼任,军衔都在少将以上。除了前面提到的西尾寿造,另一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也曾多次来这里视察。

抗战胜利后,金陵部队剩余人员被遣送到江宁汤山临时收容所。这批人员于1946年初经南京龙潭至上海,乘美军登陆舰遣返回国。

部分“八百壮士”曾被关押在此

日据时期的孝陵卫营房,曾关押过一批特殊战俘——中国军队陆军第88师262旅524团1营据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1937年夏,88师参加淞沪会战,谢晋元率524团据守四行仓库,浴血苦战四昼夜,被国人誉为“八百壮士”。“八百壮士”退入公共租界后,被英国人羁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租界,“八百壮士”被俘。随

后,部分被押至南京东郊的日军孝陵卫营房。

“八百壮士”被羁押孝陵卫营房期间,面对日本人、看守和汉奸的欺压,公开进行言语和肢体反抗。1942年初秋和1943年初,88师的两名班长先后被杀害。战俘们主动联络周边抗日队伍,积极策划逃出营区。1943年元宵节,28名战俘成功越狱。此后,又有大批人顺利越狱。

时为88师262旅524团1营战士的万连卿,也从孝陵卫营房成功越狱。万连卿随后穿越大半个中国,回到88师。归队集训三个月后,远赴缅甸抗战。

沧桑巨变

日本老兵曾想进校园参观留存营房,被门卫拒绝

抗战胜利至今,如今南京理工大学所在的这块地方,先后有过几轮规模较大的基建活动。据老人回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旧房屋地板更换水泥地面工程中,地板架空层中发现大量庆祝“大日本皇军”胜利的日文报纸、九二式重机枪弹及弹板、三八式步枪子弹和刺刀等日军遗留物。在后来的旧房拆除工程中,不少建筑的梁木、板材上均有日本建筑营造商的标记。

如今的南京理工大学校园内,日据时期的建筑,仅存四栋。这四栋平房位于当时的日军营区东侧,其中,今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办公楼原为日军教官宿舍,建筑大门朝南;另外三栋是学员宿舍,门向北开,门前有长廊。

据校内老人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一些原侵华日军士兵随团来华旅游,提出要进入南理工校园参观当年的宿舍,门卫出于民族感情断然拒绝,因为也丧失了一次考证历史的机会。如今,随着了解这段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更多的细节,就需要到各种书面和影像资料中去寻找了。



1940年,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陪同皇子若官观看日军部队演习



日军金陵部队副队长小川伊佐雄



日军荣字1645部队队部

感谢王虹铨先生对本文的支持